

校园文丛精选

XIAO YUAN WEN CONG

韩艳/主编

黄龙溪那顶花草帽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黄龙溪那顶花草帽

主编：韩 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校园文丛精选/韩艳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04-08682-1

I. 校... II. 韩...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7387 号

校园文丛精选

韩艳 主编

责任编辑 杨显文

封面设计 北京揽胜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8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套)

书 号 ISBN 7-204-08682-1/I·1791

定 价 998.00 元 (全 40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浪漫的故事	(1)
童 年	(4)
放风筝那一天	(6)
凡尘清唱	(9)
沉默是金	(12)
我仍纯洁	(15)
吹口琴的女孩	(19)
女人爱虚荣。男人呢？从来不！	(23)
至尊无尚的爱	(26)
死是美丽的	(28)
心中有桌永恒的筵席	(31)
洞里的孩子	(34)
诺 言	(41)
方向感	(43)
最好的一天	(47)
烦恼与菩提	(50)
门把手	(52)
铁皮屋顶上的猫	(57)
随 嫁	(60)
快乐旅程	(71)

一个冬天一个故事	(73)
青春不染	(76)
飞翔的舞蹈	(79)
营造好心境	(86)
让死见鬼去吧	(89)
留下清白在人间	(95)
寂寞女儿心	(99)
水藏在冰里	(102)
一颗豆粒	(107)
红胸牌	(110)
绝版的周庄	(113)
到你要去的地方	(116)
梦里春秋	(119)
金毛儿·凶宅	(122)
姑奶奶	(126)
我透支了母亲年的幸福	(131)
成长路上	(134)
差 距	(138)
凝望夜空	(145)
有酸有甜	(148)
深秋季节	(150)
性格树	(153)
走向瓊瑯城	(156)
青春红	(163)
老 大	(166)

被出租的“天使”	(168)
储存关爱	(170)
书店和一个喜欢诗的人	(174)
永失我爱	(176)



碰上一些意外，这比要去做什么，果然做了什么有意思得多。

浪漫的故事

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浪漫人，他做事情喜欢节外生枝。碰上一些意外，这比要去做什么，果然做了什么有意思得多。

一个初夏的晚上，那个朋友在好友家里喝酒回来，骑的是一辆 28 型凤凰自行车。骑到鸡鸣寺附近，清风和畅，他微带醉意，十分惬意，不由朝人行道上看去，树影幽幽乎乎。他正往前骑，忽然一个人喊：“先生，等一等！”我那朋友想，什么人，是喊我吗？就刹住车子，一个脚撑地。就见暗地里闪出一个女人，个子高高的，就着路灯看，眉眼长得挺俊秀，只是年纪不轻了，约有 30 多岁。

“你有什么事？”朋友想，她会不会是来路不正的女子呢。“我想找人说说话，我不知该做什么，心里很闷。”听她口气不像说假话。“都晚上了，你一个人在外边，就想找人说话？”朋友有几分相信，也有几分不信。那女人说：“是呀，我一个人坐车到中央门，又到雨花台。”“你家住在哪里？”“在蓝旗街那边。”

朋友心里知道，那是在南京画一个大三角形。我说过朋友是一个喜欢节外生枝的人。他抬眼看去，前面有一个亮灯卖饮料的地方，有几把凳子和圆桌。他们坐到那边去。女人



讲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她说她年轻时思想非常好，坚决要求到地质队工作。朋友便睁亮眼睛，努力想在她身上看出些当年的风采。后来事情不妙了，她离婚了，离开了地质队，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她还可能要下岗。现在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同她好，却始终不肯同她组成家庭。她不明白男人是什么心思，真是不明白。

朋友想是一个老套故事，不过，他还是充当了心理疏导的角色，像绕线圈绕了一匝又一匝。好了，该结束了，时间不早了。朋友站起来，女人说：“你能送送我吗？朋友愣一下，这他没想到，但是，送佛送西天嘛。朋友骑上车，女人跳坐在28型车的后座上，她的动作很轻。骑了一段路，见马路上落着一小捆菜，是进城送菜的车子掉下来的。女人说停下，朋友就停下。她下车捡起来，朋友接了放进前面车篓子里。

骑到桥跟前，有几家做夜市的铺子，亮着灯。朋友不知怎么想的，忽然说：“你吃点东西吧。该饿了。”女人说好。两人在店里坐定了，朋友晚上喝过酒的，现在还不想吃，就让她点。她也不客气，点了两个菜，猪大肠和猪爪子。朋友吃一惊，别的不点，偏偏点这两个，这么晚了，她都能吃得下？一会菜送上来，女人让朋友，他说他饱了，不想吃。女人让了几次，就自己挟筷，一边啧啧地吃，一边不住地说好吃，好吃。很快两大盘都空了。不知为什么，朋友心底有些感动，她平时的生活状态可想而知，如果不是亲眼见了，要他来想象半夜她会点什么菜，一定想不到。然而，是不是就此了解一个人呢，他不是很有把握。



他们继续往前。女人说离家很近了，他刹住了车，女人下车了。她说，父母住屋前边，她带女儿住屋后边，她须非常轻，不能惊着父母。女人的手向前伸一下，朋友想起来了，从车篓子里拿出那捆菜，说：“你拿去吧。”女人略作推辞，就拿上了。分手了，朋友轻快地往回骑。他想，今天夜里的事很鲜活，是临时冒出来的，还是比预先想好的有意思。

黄龙溪那顶花草帽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也有大人知道我们有一个等待着游戏的童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童 年

在这个没有四季的地方，常趴在窗沿听深夜电台里有没有 DJ 的歌，一支接着一支，总好像连星子都倦了，可是我还在那里静静地等啊等，等几个我也说不清楚的，但一定可以带我回家的声音。

因为等得久了，它来得猝不及防，但我一下子就知道，这一个等字就是它了。在一串串清清脆脆的响声，漫不经心的口哨声和被弦索挑弄出玲玲琅琅的木吉他声里，张艾嘉的《童年》，那个不加技巧的，有点纤弱的声音真地来了，像披着纱笼的玲珑少女一样，牵起了我的手，接我归向旧时的伙伴，啊，心灵的家。

就是这一首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童年》啊！记忆中那个有着最长歌词却记得不费力的有关童年歌谣……回来了，我终于回到了那些穿着软软夏衣，在窝棚瓜下谈狐说鬼，叫牌算命的夜夜夜夜。隔壁家的姐姐就在那时候，一边梳理着她浓密如春藤的长发一边唱那首不紧不慢话童年的歌。

姐姐是用她爸爸那架“红梅”牌单喇叭录音机从电台的“每周一歌”里录下了这首歌，跟着从《每周广播电视



报》里印的歌词一遍遍地最先唱会这首歌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也有大人知道我们有一个等待着游戏的童年，迷迷糊糊的童年，那么孤单的童年和盼望长大的童年。不过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是讲盼望长大的童年的第四段。因为“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读起来美得就像嘴里含着几口新鲜的奶油。当然，一开始不知道这首歌还唱到过诸葛亮四郎和魔鬼党争夺宝剑的事情，因为它涉及了女生在等男生经过窗前的心情，所以就被删去了。不过人总是这样，越是说不可以的东西越是削尖脑袋想知道个究竟，更不要说小孩子了。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千方百计地听到了不能听的第二段，并因此一下子就把歌词给牢牢记住了。其实也只不过说是心里初恋的童年嘛。

还是这个姐姐告诉我，这个真不算什么的。因为她刚读完一篇文章，讲的是十四岁时的少年郁达夫在柳树影里披了月光走回家来时，就一边回味着在月光里和赵家侄女两个相对时的沉醉似地恍惚，一边在心底里，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像水一样的春愁。她还把它认真地抄写了她的回家作业《一周美文》里了，我当时总像根尾巴似地跟着她，为她总有点不在乎的神气，为她曾经告诉我的很多话，也为她那钻进我心里的清脆歌声。现在想起来，是像极了张艾嘉的那一种。

真的，记得当时年纪小，风在林梢鸟儿叫的日子已然是许久以前的事了，然后我们干嘛出去了呢？怎么就好似各自沉沉睡去了一般呢？那个唱着童年长大的姐姐啊，你在哪里呢？应该是做了那个可以给你吃那半碗粥的男孩子的新娘嫁了吧？



那一天，他真是兴高采烈。你还记得我们放风筝的那一天吗？

放风筝那一天

弟弟跑进厨房，大叫：“线！我们还要很多线！”

那天是星期六，大家都很忙。爸爸和邻家的柏先生在外面忙，妈和柏太太在家里忙，两家都在忙着春季大扫除。这种刮风的天气，最宜于清理衣柜，大小毛衣已在后院晒衣服的绳子上飘扬。

可是，男孩子们却溜到后面空地上放风筝了。现在，又派弟弟回来要线，也不担心弟弟被扣下来打地毯。看来，今天的风筝要一飞冲天了。

妈看着窗外。晴空一碧，春风清峭，蔚蓝的天空白云舒卷。漫长的寒冬已经过去了，今日已见春光。妈妈望望客厅，家具零乱，准备清扫，又回头望窗外：“走吧，丫头们，我们送线去，看他们放风筝。”

半路上遇见了柏太太，她赧然含笑，也带着几个女儿。

像这样的天气放风筝再好没有了！这种天气实在难得！我们带来的线都放完了，而风筝还在往上飞。只见天上几个桔红色的小点，若有若无。因为想看风筝扶摇直上，我们有时把一个风筝慢慢地收回来，然后又再放上去，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我们拉着风筝跑，看风筝婆婆生姿，心里有说不



出的兴奋。

连两家爸爸也放下锄头钉锤跑来了。两家妈妈也放了一下风筝，快乐得像少女一样。她们发髻松散，披在两腮；花布围裙像旗帜似的飘扬。真想不到，大人竟和我们一起玩得这样开心！我偶然瞧了妈一眼，竟觉得她很漂亮，而她已年过40了！

那一天的时光，不知道是怎样过去的。只觉得时间停住了，风和日丽，一片灿烂。我想，每一个人都已浑然忘我。父母忘了家事和尊严，孩子忘了吵嘴和打架。“天堂也许就是这样。”我在瞎想。

天色渐黑，我们晒够了太阳，吸饱了新鲜空气，意兴阑珊，一步一拐地走回家。

说也奇怪，我们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过那一天的事。我觉得有点惆怅。别人显然没像我那样惊喜欲狂，念念不忘，我只好把这个记忆锁在心底深处，专门存放“似假还真的事”的地方。

岁月消逝。有一天，我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赶着想把一些事做了。我的3岁的女儿却吵个不休，要“到公园去看鸭子。”

我说：“不行。我的事好多，这个要做，那个也要做，等做完了，我也累得走不动了。”

妈那时来到城里，在我的公寓小住，她把手中剥的豌豆放上，抬起头来说：“天气真好，真是风和日暖，叫我想起来从前我们放风筝的那一天来了。”

我本来忙得团团转的，一会儿跑到炉子边，一会儿跑



到水槽边。我忽然停了下来，心底深锁的门开了，记忆潮涌。我解下围裙，对小女儿说：“走，天气真好，应该出去玩玩。”

转眼又过了10年。大战刚刚结束，柏家的小儿子从前线回来，我们整晚都在问他做战俘的经过。他本来滔滔不绝地谈，但是忽然沉默下来，良久不发一言。他在想什么？惨痛的回忆？

“喂！”他莞尔一笑，“你还记得吗？你当然不记得了。你大概不会有我这样深刻的印象。”

“记得什么？”我屏住气，几乎不敢说。

“我在战俘营里，每逢情况不好的时候，就常想到那一天。你还记得我们放风筝的那一天吗？”

冬天来了，柏先生去世，我非去看柏太太不可。但是心里又有点怕。我真不敢想象柏太太以后的孤独日子怎么过。

我们谈着我的人，她的孙子孙女，镇上的变化。然后，她沉默下来，低着头。我微咳一声。是的，我该谈到她不幸的境遇了。而她一定会失声大哭。

她抬起头来，面带微笑。“我刚才在想，”她说，“那一天，他真是兴高采烈。你还记得我们放风筝的那一天吗？”



人如果也无清静丑陋低俗的想法，就会走向高尚和完美之路。

黄龙溪那顶花草帽

凡尘清唱

花与树的完美

我到一座花园去参观，看到园中的花正盛开，树都苍翠，忍不住赞叹地说：“这些花和树是多么的美呀。”

花园主人笑起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丑的树，也没有丑的花，不要说是这花园，即使是路边的花树也都是很美的。”

花园主人的说法令我感到意外，确实，世上没有一棵树是丑的，也没有一朵花是丑的，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相对于一棵树或一朵花，作为人的我们就显得各种分别：是非、善恶、高低、美丑，高尚得像一棵树，完美得如一朵花的人，是多么少见呀。

我深信，花与树的完美，是来自于它们不会有丑陋低俗的意念；因此我深信，人如果也无清静丑陋低俗的想法，就会走向高尚与完美之路。



老太太唱情歌

早晨陪妈妈去公园做运动，才发现，早晨曦初起的公园是如此热闹，有很多人在打拳、唱歌、跳舞，都是年纪大的阿公阿婆。

妈妈感叹地说：“这世界要倒翻了，老岁仔透早起来运动，少年郎睡到日头照屁股。”

妈妈随即加入她的伙伴，在公园中舞动拳脚。我在园中散步，看到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正忘情地唱卡拉 OK，我就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着。

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唱歌的声音与神情，深深地打动了

我。他们的声音全都包含着生命的沙哑沧桑，他们的神情又是那样地专注与融入，夹带着非常深的感情。

有一位老太太唱到后来，泪流满面，使所有的人都因感动而沉默了。

是什么感情使老太太泪流满面呢？没有人问，也无人知道。

我想到，活到某种年纪的人，一定都在心中隐埋了许多许多真情，在唱歌时被触动了。

我们年轻时间如果不能欢喜忘情地唱情歌，老的时候一定也不能泪流满面地唱情歌吧。



参观佛堂

在路上遇到一位陌生人，自称是我的读者，他说：“听说林先生家里的佛堂很庄严，改天去参观你的佛堂。”

我唯唯诺诺，然后我们在汽车疾驶的街口道别。

最近，我时常遇到想来参观我家佛堂的人，使我困惑的是，我每天带着我的佛堂在街上走来走去，为什么大家都看不见呢？

我每天也看见许多人带着自己的佛堂走来走去，为什么大家都看不见呢？

每个人的人格、信念、思想，不就是他自己的佛堂吗？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感慨地说：“风景这么优美的地方，如果盖一座佛堂就好了。”

天帝随手摘了一株草插在地上，说：“世尊，佛堂盖好了。”

佛陀开心地说：“善哉，善哉。”

我们微笑地面对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珍惜相遇的每一个因缘；我们洗净内心的尘垢，我们提升自己走向超越之路……那每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心情、好的希望，都是佛堂。

